

(法) 保罗·卢·苏里策尔 著

赌博

群众出版社

GOLDEN
NUGGET

1 9 0 5 5
1 9 0 5 5
CASINO

赌 博

〔法〕保罗——卢·苏里策尔
张林 史宝良 刘惠杰 译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·北京

FORTUNE

Paul Loup Sulitzer

Editions Denoël, 1982

根据法国德诺埃勒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

赌 博

〔法〕保罗-卢·苏里策尔 著 张林 等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25 印张 232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423-2/I·128 定价：3.95元

印数：0001——5000册

献给我的父亲、母亲，和我的女儿奥莉维亚，
请看她的拿手好戏……

献给我的朋友：克洛德， J.-R. 伊尔什，
阿尔贝尔和卡特琳娜·布朗夏尔，
马克·苏里策尔， J.-P. 雷恩，
皮埃尔·杜格拉斯， J.-F. 普雷沃斯特……
献给林恩·沙尔多奈和阿努什卡·奥斯皮茨

由于无法收录外汇牌价的最新变化，故书中涉及的一切金融交易皆以1美元折合5法郎计算。

作者及本书内容介绍

保罗·卢·苏里策尔在开始文学写作之前已是世界知名的企业家和金融家。从1980年开始至今，他已陆续出版了九部小说，皆以国际经济、金融斗争的宏大场面为主题，主人公不是从他自己的曲折经历脱胎而出，便是参考了国际实业界传奇人物的形象。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法国乃至其他许多国家的畅销书。

《赌博》是他的金融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，同头两部（《金钱复仇记》、《现金》，中译本已出版）一样，这是一个完整、独立的故事。

本书主人公、年轻的富翁桑巴利，在开办一座赌场的过程中同一个黑手党家族的利益发生了冲突，遭到对手的打击、暗算。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，巧妙布阵、精密实施，终于战胜了凶恶的对手。

桑巴利获得了他执着追求的财富，但那不是几千万、上亿美元的资产……

译者

主要人物表

弗朗茨·桑巴利：本书主人公，年轻金融家

卡尔塔尼兄弟：黑手党首领，桑巴利的对手

奥利凡：卡尔塔尼家族的军师

萨拉·凯尔：桑巴利的女友

马克-安德烈亚·桑巴利：桑巴利之子

海蒂·莫泽：桑巴利的养女

马克·拉瓦特：桑巴利的私人顾问

吉米·罗森：桑巴利的法律顾问

乔·卢比诺：桑巴利的法律顾问

菲利普·范登博格：桑巴利的法律顾问

阿德里亚诺·莱塔：桑巴利的助手

英国人：桑巴利雇用的私人侦探

米兰达：澳门人士，桑巴利的合伙人

亨利·尚斯：桑巴利的赌场经理

卡利班：桑巴利的赌场副经理

哈桑·费萨利：桑巴利的阿拉伯朋友

李和刘：桑巴利的两位华人朋友

马丁·雅尔：瑞士银行家，桑巴利从前的仇敌

序

到1976年9月18日，我操持着在美国修造一座超大型赌场已逾三个月。这座赌场兼旅馆，竣工后，可以同时接纳两三万赌客。这是个大工程，规模足以和拉斯维加斯的凯撒赌场、沙滩赌场匹敌。从数字上看，我的总投资额为5亿美元，分三年半还清，预计年收入为1亿美元。

各种税收除外。

1976年9月18日，一辆出租汽车把我送到纽约曼哈顿第65街的一幢楼房门口，这时离晚上八点只差一两分钟。

“我叫弗朗茨·桑巴利。我要见奥利凡先生，约好了的。”

武装警卫查阅了桌上放的名单，仔细

打量了我一番，摆了一下脑袋，示意让我进去。我走向电梯，却又被他叫住了：

“奥利凡先生的房子有专用电梯。”

他带着我走到一扇橡木门跟前。门上没有把手，旁边也没有按钮。

“请您看摄像机。”

我抬起头，靠近天花板处的一架摄像机瞄准了我，我冲它作出我自以为最迷人的微笑。10秒钟后，奇怪的门无声息地闪开了，露出里面类似小客厅的一个房间，房间的四壁镶满了柞蚕绸面的软衬，中间一个路易十四式的五斗橱，两旁各摆了一把亚当式的软椅，椅背呈盾牌状。我走进房间，门随即关闭。这无疑是电梯了，它的起运和运行极为平稳，人几乎感觉不出来。须臾，门被打开，到了第64层，一个波多黎各管家面无表情地迎上前来，为我脱去风衣。

“请往这边走，桑巴利先生。”

我们走进一个上下两层的套房，其中的设置极尽奢华。我们沿着一个狭窄的乌木楼梯上到二楼，穿过一个有织物镶壁的走廊，来到尽头一间宽敞的书房，邀请我吃晚饭的主人正在这里等我。见我进来，他把手中正玩的小提琴放回琴盒里，我虽不是行家，但我知道那把琴的价值抵得上这套间和套间内的一切。主人向我微笑了一下。这是个5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，身材颀长，眉清目秀，风度翩翩，他的皮肤晒成古铜色，两鬓露出几绺银丝，绿眼睛，目光炯炯，流露着聪颖与自信。这就是詹姆斯·蒙太格·奥利凡，他作为中间人向我出售“白象”。

“想喝点什么吗？”

“不客气，谢谢。”

绿眼睛在打量着我。

“我认识斯卡莱特。”他缓慢地说。

斯卡莱特是绰号，这人真名叫约翰·卡拉第恩，是个商业律师，如今已不在人世。他得了一种怪病，久治不愈，因不堪其苦，几年前自焚了。他在弥留之际帮助了我，使我得以在一项行动中，既报了仇，也获得了一份私人财产。我注视着奥利凡，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不由得警惕了起来。

“您好象很了解我。”

“您名叫弗朗茨·桑巴利。看上去，您也就是二十一二岁的样子，您的实际年龄也大不了三四岁。您在金融上成功地采取了几个行动。至于您的财产么……我们吃饭吧，饿么？”

“饿极了，尤其是在两顿饭之间。”

我留心着主人的一举一动，却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，他的从容不迫的外表后面隐藏着几近绝望的焦躁，不过是以高度的自制能力掩饰着。

他继续把刚才的话说完：

“如果我说的不错，您的财产可能在8000万美元以上……”

他边走边说，引我走进了饭厅。一进饭厅，眼前的景观扑面而来，我呆傻地在原地站了好几秒钟。我的面前坐着一位女人，或者说坐着一个过去曾是女人的怪物。简单地说，这是一大团浮肿的、表皮因撑得极平而闪光的肥肉。说她坐着，还不如说她躺着。她在长桌的一端，一动不动，却分明是个

活物，两只黑眼睛放出的光阴冷凶悍，咄咄逼人。我一进饭厅，这骇人的目光便射向了我，直到我离开。

“亲爱的”，奥利凡用极温柔的语气说，“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弗朗茨·桑巴利先生，这是我的妻子安吉利娜。”

我伸过手去，这个魔怪却无意和我握手，只顾埋头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，几个盛满食物的大盘子在她面前排列成一个半圆形。令人作呕。最令人不堪的是，奥利凡对待妻子的那一往深情，好象她是天底下第一大美人。奥利凡不断地把我们之间的谈话重复给她听，可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就看不出他的爱妻此时根本没功夫管理我们，她那樱桃小嘴只要启开，不是往里塞进一只沾着蕃茄汁的大虾，就是吞咽着嚼进一团意大利面条。而奥利凡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自然，那么充满柔情。

“要咖啡么？”

我们吃完了晚饭。不，不要咖啡。烈酒也不要。说真的，我此时唯一的欲望，就是赶紧溜之大吉。离开这个饭厅，离开这家人。

“我给您看一样东西。”奥利凡并没有马上放我走的意思。

他引我踏上那个狭窄的楼梯下了楼。——楼梯为什么修得这么窄？是为了不让形貌骇人的奥利凡夫人通过？

“我刚才对您的财产的估算有没有错？”

没错。只是没有减去我购买“白象”已付出的2500万美元。奥利凡推开一扇门，室温骤然上升了好几度。我们走进了一间温室，空气温暖，洋溢着热带植物的馨香，绿丛中

一个大约长10米宽8米的椭圆形游泳池。

“您喜欢这儿么？桑巴利先生。”

“喜欢，先生。”

我仰起头，整个温室全是玻璃的，外面是星光闪烁的曼哈顿夜空。我问奥利凡：

“您认识马丁·雅尔么？”

“素昧平生。”

我的突然发问并没有让他吃惊，好象他料到了我要提这个问题。他轻声笑着，昏暗中的一双绿眼显得愈发地亮。我们继续在中央公园上空65层楼顶这个奇异的花园里散步。

“我知道马丁·雅尔是个瑞士银行家，”他说，“我知道你们之间有仇，我也知道你们公开较量过两次，两次都是您取得了胜利。请往这边走，我还想给您看点儿别的东西……”

他推开一扇玻璃门，门外是楼顶的平台。从湿热的温室走到纽约秋夜的凉爽中来，温度相差至少20度。奥利凡照直向前走去，很快便消逝到三四米外的黑暗里。

“您可以不必跟我过来。”

我还是走了过去，投身于昏暗之中。逐渐，眼睛开始适应，周围的景物开始清晰起来，我脚下的地面是黑色的，好像铺了一层无光泽的沥青。我蹲下去，用手在地面上摸了摸，是沥青。在帝国大厦灯光的衬映之下，我还分辨出竖立在平台左边的烟囱。

“奥利凡，您是为雅尔干事的？”

黑暗中传来笑声：

“不是。”

“要不，是以前为他干过事，或者共过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‘白象’和马丁·雅尔之间有什么关系么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二者之间没关系。”他嘿笑了一声。

我又朝他走了几步。突然，我觉出脚下本来平坦的地面开始成为向下的斜坡。一阵恐惧感袭遍我的全身，我急忙站稳了脚。这搞的是什么鬼名堂？仔细看看前方：什么也没有。

什么也没有，即空空荡荡，即再向前走几步，我将踏入空间，从楼顶直坠地面。

在最初的几秒，我以为是幻觉，怎么可能？但是，定睛看去，前方的围栏确有10米长的一段敞开的缺口。我的心蓦地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“看看您的脚下。”奥利凡说。

我低下头，看见黑色的沥青地面嵌着一个白色的“5”字，奥利凡此时的语气里有几分开心：

“在计量单位上，我为是使用米还是英尺犹豫了好一阵。最后，我选用了米，这比较符合世界潮流。您脚下的刻度共有20米。到5米时，基本感觉不出斜坡，再往远处，坡度增加，5米到10米的一段，坡度为5%；10米到15米处，坡度为10%；15米到20米处，坡度为20%。再往前，当然什么也没有了，只有65层楼高的空间。您说这设计妙也无妙？”

我咽了一口唾沫：

“妙极了。是您想出来的？”

他笑着说是，那双爱尔兰人的眼睛愈发地亮了：

“我曾经走到过17米的地方。”

“您创世界纪录了。”

“那只能算那一天的成绩。有好多因素可以影响创造纪录，比如风，再比如地面，如果地面湿，就要打滑。但是，纪录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后人打破。”

我假笑了几声。这家伙疯了。

他又在邀请我：

“再往前走几步，起码走到10米，走到这儿差不多没什么危险。”

这“差不多”让我的心怦怦直跳。我走了两三步，又走了三四步，站在了“9”字上。我暗自思忖：“桑巴利呀桑巴利，你这会子要干什么？你比他还疯。”我又小心翼翼地擦着地把脚移到了“10”字上。再往前，坡度开始明显了。奥利凡站在“14”上，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，夜风吹散了他的头发。

“您真不想走到我这儿来么？”

“真想，不过得带上降落伞。”

“我本以为您是敢于冒险的。”

我的脑际闪起了警惕的信号。我答道：

“但不冒这样的险。”

现在可以看清了，“20”在几米远的地方，衔着夜空。奥利凡转回身，两手依然插在上衣口袋里，又向前迈进了一米。

“买一个赌场就是冒险，桑巴利先生。”

谈到正题了。奥利凡又向前走了一米。

“这几乎相当于在大风天，冒着瓢泼大雨，走到‘18’米的地方……”

沉默。我问：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，是警告我？”

他站定了一刻，然后又继续照直朝前走，手依然插在上衣口袋里。

“奥利凡，我向您提了个问题，您没有回答我。”

他晃了一下脑袋，继续朝前走。我已经在为即将发生的事寻找答案：邀我来作客的主人和我玩了一个愚蠢的游戏，在高空中滑翔了200米，之后在便道上摔了个粉身碎骨……

“玩点儿别的好不好，奥利凡？”

“我和您这不玩得挺好？”

我可够了。我掉转回身，极为谨慎地向回走，等走到完全平坦的地方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回头看去，奥利凡还在用鞋跟蹭着地面朝前走。后来，他终于站住了脚：

“18.5米，打破纪录。”

“赌场的事里头是不是有陷阱？”

“据我所知没有。”

我看不见他的脸，但听见他在笑：

“您买赌场，我在您和卖方之间当中间人，您真以为我能告诉您这生意做不得？”

我好象有些晕眩，蹲下身。随后，我站了起来：

“我告辞了。谢谢款待。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”

从窄木梯下了楼，管事很快送来了我的风衣。我跟着他穿过一连串的房间。饭厅空了，客厅还有人，或者是有一个客厅里还有一个人。奥利凡太太臃肿的身体瘫在沙发里。她的体重有多少？至少该有130公斤吧？她看着我，手里抱着

一大盒巧克力。

“晚上好，太太。”

没有回答。

我急忙逃出门外。

然而，桑巴利，你要耐心些，急不得。别象往常那样着急上火，要从开始开始。

第一部

伊玛目^①的多色冰激凌

① 某些伊斯兰国家元首的称号或指伊斯兰教教长。——译注